



五万年以前的客人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八年·北京

五万年以前的客人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8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7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1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678

定价 0.36 元

目 录

黑宝石	郑文光 (1)
到人造月亮去	于 止 (48)
飞上天去的小猴子	郑文光 (71)
失踪的哥哥	于 止 (79)
孙悟空大闹原子世界	郭以实 (118)
五万年以前的客人	童恩正 (138)
布克的奇遇	萧建亨 (157)

黑 宝 石

郑 文 光

旅 行 去

我们地质小组决定去旅行一次。

今年春天过去得特别快，已经是初夏时光了。杨柳已经披上了绿色的衣裳；燕子也早已从南方飞回来了。动物小组把蝴蝶和各种甲虫的标本贴满了他们那个生物角。一下课，那阵嚷呀，就象生怕人家不晓得他们干了什么似的。咳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！等着瞧吧，我们要采集一整箱矿石回来，非得教他们看着眼红不行！

星期六的晚上，我们在教室一个角落里嘀咕着（我们把这叫作“筹备会议”）。辅导员（她是地质学院的学生）没有来，却托人捎来一张条子，上面写着：“同学们，团支部分配我去做一件突击工作，明天的旅行你们自己去吧。”

还没念完呢，大伙儿就嚷开了。

“这怎么行，她要是不去，我们连石头子也捡不到一颗哩。”

“干脆我们改期得了！”

“下星期又得准备考试了，改到哪一天去呀？”

“找不到矿石才丢脸呢！”

我（那阵子，我刚当选上地质小组的组长）使劲拍着巴掌，让大家静下来：

“同学们，别嚷嚷，难道我们是小孩子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大伙儿齐声说，那声音真把玻璃窗子震得格格响哩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离了辅导员我们哪儿也不能去……瞧瞧，”我向那个角落努努嘴，压低声音说，“人家动物小组在笑话我们……”

“嗯，谁要不去呀？”林树倒反过来问我。他是我们学校很出名的“小地质学家”——同学们常常不晓得从哪里找来一些石子，都跑去向他请教。

“我可没说不去。”

“我只不过建议……”

“我也不反对呀……”

大伙儿都这样说，我不由得格格笑出声来。于是，我们六个人，就象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似的，一道大声笑起来了。

在清澈的小河旁边

天空才麻麻亮，连鸟儿也刚刚醒呢，我们就出发了。

在路上，遇上了送报纸的王大叔，他笑嘻嘻地说：“好神气的勘探队啊！”

这话倒不假。我们全带着背包，虽然有些只是用旧布拼凑着缝起来的。背包里装着干粮。全小组甚至还有一枚放大镜，一柄小锤子，两把小刀，一条绳子，一个罗盘，一本野外日记本，一本《矿物鉴定手册》，一块粗糙的、没有上釉的瓷片（干什么用呢，回头你就晓得了），两个军用水壶。大家把这些东西分开来带着。我们连走路也象真正的勘探队那样，六个人走成一条线，就仿佛不是六个人在走路，而是一头十二条腿的动物



在走路似的。

谁要是没在初夏的早晨穿过稀疏疏的树林子，谁就领略不到很难说出来的那么一种滋味！……刚出了城，我们就走进一个小树林。四面八方，全长满了笔挺的、整整齐齐的小松树。浅灰色的天空被松树的枝丫分割得很破碎。虽然已经是初夏了，可是森林中的早晨还是很冷的。树根下的青草长得很高了，珍珠似的露水在草叶上滚来滚去，玫瑰色的、娇嫩的野花也调皮地开放了。不知从哪儿传来吱吱喳喳的喜鹊喧闹的声音。也听到了啄木鸟的单调的啄木声。潮湿的空气有点发甜，难怪有那么多的甲虫在嗡嗡地飞着哩。

我们高兴得唱起歌来了。

我们是未来的勘探队员，
我们有远大的理想，



要打开祖国的宝山呀，
要开发地下的富源……

这是地质小组的“组歌”，我们的“歌唱家”——孟秀昆编的。有一次，在初二班际歌唱比赛中，她唱这首歌还得了第一名。只要提起这回事，我们就觉得心里乐呵呵的。

一面唱一面走。不大一会儿，我们觉得热起来了。

忽然，背后同学们的歌声停顿了。我扭过头去，看见陆明和小胖子李文兴在争一个什么东西。

“是我的！”

“到底是谁先看见它哩？”

“我先逮住，你才跑来的！……”

原来小胖子手上拿着一只螳螂。我从来不曾见过那样大的螳螂！怕要比一根钢笔还长一些吧，浑身绿滋滋的，大锯子还在一动一动着哪。

我忙跑过去说：“唉呀，你们真是……放了它！”

小胖子还在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我可是准备带回去送给动物小组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螳螂是益虫吗？”我一把夺过来，大锯子却被扯断了。

“不要紧，它会再长出一个来的。”一直不吱声的王若明说。他的圆脸孔上挂着的小眼镜在可笑地抖动着。

这一来，大家歌也不唱了。只听见脚步踏在枯树枝上的喀擦喀擦声。

走出林子了。迎面是一片略微有些起伏的草地。太阳已经在地平线上微微露了点头。它可真懒，这时候还不大乐意起床，可是它的红红的额角把天上的薄云都映成了浅浅的玫瑰色哩。微风吹着，象是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，轻轻抚摸着草原。只有挺骄傲的几株大树却一动也不动地兀立在草原中央。

“穿过草地再休息吧？”我问大家。还特别瞪了小胖子一眼。

“这还用说！”大伙儿夹七夹八地说开了。

陆明说：“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比这难走多哩。”

小胖子可唠叨起来了：“红军是红军，我们是学生。”

“咳，累啦？……”陆明挖苦他，“你还说将来当勘探队员呢。”

我们都笑起来了。简直不由你不笑！胖子想当勘探队员是真话，可是，凭他那么胖呀，正好象小眼镜说的，“希望不大”。他正一天到晚练长跑呢，连肥猪肉也

不敢吃了。听说有天还叫他妈妈训了一通。

一条小河陡的出现在眼前了。多美的一条小河呀，又清澈，又浅，简直可以把河底的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数清楚。河水轻快地流着，唱着悦耳的歌。

大家一窝蜂似的摘下背包，趴到河边上，把手伸到冷水里去。

水还很冷，泡得手都发麻，可是谁也不愿意第一个把手拿出来。辅导员说，当勘探队员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身体。她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小姑娘呢，天天早起就爬山，刮风下雨也照样爬。他们地质学院的学生全都是这个样的。

忽然间，王若明叫唤起来：“唉呀！”原来他的眼镜不小心掉到水里去了。大伙儿全体出动，叫呀嚷呀，忙乱了好一会儿，才把眼镜捞起来。陆明还同时捞起一块黑色的石头。

“这是煤吗？”孟秀昆问。

“嗯，”小眼镜凑过去看看，神气地点点头。他的两只袖子和前襟还是湿的。

“可是，为什么有这些花纹呢？”

我也凑过去看了看，这完全不是什么花纹，而是叶子的痕迹。长圆形的，五瓣叶子象五根手指头那样张开，仿佛人工雕刻出来的。

这位好手艺的匠人是谁呢？——我在想着。草原、小河、春天、太阳……都不见了。我的脑子里摊开了这么一幅图画来：

……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在一个浓密的森林里，树木高大得出奇，枝丫却不很多，只在顶上才象罗伞一样伸展开细长的、鱼鳞一样的叶子……阳光灼灼逼人，空气又热又潮湿，地下全是沼泽，野草长得象剑一样。森林里行走着巨大的蜥蜴，天空中飞翔着各式各样的昆虫——有的蝴蝶比今天的老鹰还要大！那时候没有人，甚至连人的祖先——猴子也没有……地球在生长着，变化着，默默地削平这一座山，填掉那一片海洋，要不然就裂开一道深深的缝……高大的植物死了，腐烂了，曾经显赫一时的大树也变成了烂泥（现在人们把它叫作泥炭）……以后，广大的沼泽变成干燥的高原了。而泥炭呢，压在地下，正象老人们常说的：“打入十八层地狱”——上面是厚厚的地层的重压，下面是地球火热的内心的烘烤……稀松的泥炭变得致密了、结实了，乌黑乌黑的，闪着亮光……几千万、几万万年来过去了，煤层安静地躺在地下，象是在酣睡……然而，它不是绝对宁静的，地下的泉水老在它的孔隙中泼喇喇地穿过，带走了它的碎片。在山谷里，在小河旁，在平原上，在茂密的草丛中，你可以找到乌黑乌黑的、

闪着亮光的煤——人们管它叫黑色的太阳。

是的，黑色的太阳！人们把煤挖出来，放在炉子中燃烧，煤不是正使出几万万年前太阳给它的力气来推动蒸汽机、发出电力、熔炼钢铁……吗？煤给人以温热、光明和力量……在化学工厂中，煤还能够制成染料、香水、胶木、炸药、甚至药品！

这就是那块煤——它还保留着叶子的痕迹呢！……可是，它是从什么地方冲来的呢？

沉思叫人家打断了。孟秀昆拉着我的胳膊，一个劲儿地让我看：

“你瞧，这河岸多有意思……”

对面的河岸整整齐齐地象一堵墙一样立在那儿，简直教人怀疑它是不是人工砌起来的。它的一层层岩石都看得很清楚：最上面是黄色的泥土；第二层是灰白色的，大概是石灰岩之类；再下层又是黄色的；靠近水面的一层，有点象煤，黑黝黝的。只是在不远处，这些层次忽然中断了——一条长长的褐红色的石渣子斜斜地拦腰截断了它，层层岩石都错开了。仿佛岩层是什么动物的皮肤，叫人狠狠地砍了一刀。

林树对我说：“这是断层，对吗？”

我只是默默地点了一下头。

断层，这是地壳重大变动的创伤。从地球深处涌

出的强大的力量，挤压着地层，教它挫断，简直象我们折断一根粉笔那样干脆，那样轻易。地球上的岩层该有多少这样的创伤啊！……

“为什么这儿岩层的层次这么清楚呢？”孟秀昆也不知道在问谁。

小眼镜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：

“大概是一个什么巨人给它一层层铺上去的吧。”

笑声又在寂静的野地里漫开了。真的，有过这么一个巨人，它挖掘了河床，堆起了山岗，把矿产埋在地下，在原野上种上森林……这个巨人的名字叫作自然界。

自然界，自然界！在你怀抱里是多么温暖，多么新鲜，多么令人激动啊！我们还不过是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呢，然而，我们要勇敢地举起手，轻轻叩你的大门……

老大爷和他的话

横跨过小河的一道便桥塌了。河中心支持便桥的木架子大概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了一下，断了；桥的一头斜斜地伸到水里，另一头却叫水漂得荡来荡去，只靠一根绳子系住，没让水冲跑。恐怕这是小河开冻的时

候浮冰干的好事。

怎么办呢？我用疑问的眼光看着大伙儿。大伙儿也用疑问的眼光看我。

陆明提议：涉水过去。他还没说完呢，小胖子就嚷起来了：

“你试试看，河当中深到胸口上呢，不把你冷僵才怪！”

“我想，我们扛一些大树来把桥接起来……怎样？”小眼镜皱着眉头说，这样看起来更象“小老头”了。

“大树在哪儿呢？”

“喏，我们刚才不是走过……”

大伙儿都“嘘”了一声。真瞎扯，那么老远，扛来天就黑了。

林树一句话也不说，摇摇摆摆地就踏上断了的桥。可是忽然，背后响起了一个粗哑的老头子的声音：

“小鬼头，想喝水吗？”

不晓得什么时候走来了一位骑在驴子上的老大爷，他的胡子雪白雪白的，脸挺和善，活象一位新年老人。我们一点也不客气，就向他围过去，七嘴八舌地嚷起来了。

“怎么样才能渡过河去呢，老大爷？”

“帮帮忙吧！”

“能不能够绕到别的地方过去呀？”

“唉呀，教我回答谁的话好？”老大爷微微摇着头，笑眯眯地说。

“你们到哪儿去？”

我代表大家回答：“我们要去捡一些矿石。”

“矿石吗？河对岸没有这个，别过去了！”

我告诉他，我们的旅行路线是早就确定下来的。为了证明这点，我拿出了地图。在地图上面，有一条鲜明的红线，那是辅导员和我们一起商量多少次才画下来的。

可是老大爷连看都不愿意看。“这玩意儿我不晓得。要捡石子嘛，上头有的是！”



他指着小河的上源说：“瞧见吗？这条小河是从那边山上……两个山排在一起，象笔架一样，这是笔架山。喏，从前，有一位秀才上京赶考，在路上，遇见一只狐狸。晓得狐狸是什么吗？……年纪大的狐狸，能够变成精怪。这只狐狸就变作一个美女，把他给迷住了。秀才也不去赶考了，把书卷笔墨全都扔啦。笔架落在这儿，就长成了山。山脚下，有各种颜色的石子，什么样的都有！”

“也许还有金子吧？”小胖子尖起嗓子问。

“等一等，”看到大伙儿又要起哄了，老大爷赶忙接下去。“金子我不晓得。不过在山腰上有一个窟窿，叫云洞。河水就是从这窟窿里淌出来的。说是里头有什么宝贝。有一回，前边村的小嘎子放羊回来，天已经有点黑了，他打窟窿旁边走过，看到里头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。他这一吓啊，就跑了……”

大伙儿又嘘了一口气。陆明嚷起来了：“真窝囊，要叫我，说什么也得钻进去！”

“你光会磨嘴！”小胖子嘟囔着。

“等一会儿你瞧着吧！”陆明也顶了他一句。

老大爷咧开嘴笑了：“那可不成呀，孩子。听说拿着电棒进去，也打不亮。早先有人去过，摸了一阵子，又走出来了，什么也没捞着。你们，嘿……”

老大爷笑嘻嘻地摇摇头，走了。

我们的心却叫这番话烧得象一锅滚烫的粥，直冒泡。矿石标本，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谁都能到野外捡几块回来，要是把山洞里的那件宝贝（我们心里已经肯定它是宝贝了）找出来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大队委员会的墙报准得用特别大的字把这件事登出来：“初二三班地质小组的惊人发现。”是的，一定得写惊人两个字，六个少先队员在山洞里找出一件宝贝，还能不惊人吗？

对于这件宝贝大家也有争论。小胖子说，准是狐狸精藏在那儿的什么珍珠，要不它不会放光的。可是我们其他人都都不相信真有什么狐狸精能变人，恐怕是从前什么富翁在那里躲过盗贼，把宝贝埋在山里了。林树却说，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宝贝，八成是会发光的矿物，他希望能够发现一个矿床。他说，这是地质小组的“正式”任务。

我们沿着小河往上游走。连小胖子也不喊累了。路却比早先难走得多。遍地都生着矮小的灌木，杂乱的枝丫好象许多只小手，扯住行人的裤腿，仿佛不愿意让我们去找到宝贝似的。

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很高了。它也不再那么笑咪咪了，倒象是一只悬在浅蓝色天空上的大眼睛，严厉地瞅